

故人風雨

〔香港〕 严沁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故人风雨

(香港) 严沁 著

.60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(晋)新登字2号

故人·风雨

严沁 著

•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(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)

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•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9.125 字数: 195千字

1987年5月第1版 1992年10月山西第2次印刷

印数: 1——10000册

•

ISBN 7-5378-0844-9

I·822 定价: 5.50元

出版说明

为了沟通大陆与港台的文化交流，增进海峡两岸人民的相互了解，为港台的回归做些有益的工作，我们将香港著名女作家严沁的部分作品予以出版。这些作品内容健康，结构精巧，颇有哲理性、人情味，曾为港台风行一时的畅销书。

严沁的作品语言简练，描写细腻，或重对话，或用白描，尤擅入情入理的心理分析。我们希冀这些作品能对活跃于文坛的当代作家们有一定的借鉴意义，同时也为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提供更加丰富多采的文学读物。

作者的稿酬暂存我社，一俟取得联系，即行奉上。

编者

内 容 提 要

纯情可爱的女孩子嘉宜与未婚夫叶坚订婚三年了，但她突然发现，她原来一直在与自己的表兄高宁深深相恋，而且，嘉宜的妹妹嘉颖也在一厢情愿地爱着高宁。怎么办？为了妹妹，家庭，舆论，婚约，嘉宜忍痛割爱选择了与叶坚结婚的途径，然而，她却付出了极高的代价。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，嘉宜和高宁不约而同来到了曾经会的相地方……

—

夜晚十点，台北市的生活节奏已渐渐缓慢下来，尤其这东门町附近的永康街，大多数的人家都开始休息，日间川流不息的车声也平静了。

文嘉宜跳下公共汽车，抱着一身疲乏朝家中走去。在公司加了几个小时的班，总算把这会计年度的账目做好了，她也累得连话也不想讲，脑子里塞满了数字、单据，唯一的盼望是回家里冲一个冷水澡，倒在床上就睡。

二十三岁的她才从大学毕业一年，她念的是“会银系”（会计银行系），没有出国的打算，于是很顺理成章的找到这一份会计工作。她是个没有太大野心，很肯安于现状的女孩子，工作虽忙，一段日子下来，她也习惯了这间外商投资的药厂环境，忙碌也是心安理得了！

嘉宜有个来往了三年，感情很不错的男朋友叶坚，是工程师，比她大四岁，如果情形不变的话，年底或明年初他们预备结婚。叶坚是个很普通的男孩，所谓普通该说是正常，模样端正，身高五呎十吋，不吸烟不喝酒，没有不良嗜好，一切都是正常的，很中庸之道。也许因为这样，嘉宜和他的感情也一直平淡、稳定，她在想，他们原本平常人，平常人的生活，感情原该如此，没有小说或电影中的惊天动地、回

肠荡气，她只希望能组织一个小家庭，有幢属于自己的房子，生一双儿女，如运气好的话，叶坚事业会蒸蒸日上——

转进她家的巷子，脚下踢到一粒石子，她微微一惊，思潮也被打断。走两步，她忍不住笑了，一定是太累，怎么胡思乱想起来？走夜路得打醒精神才行，听说一些无法无天的小太保，臭飞仔也会在黑暗中做坏事，抢了皮包还是小事，万一——她又摇摇头，万一什么呢？她不是已经平安到家了吗？从皮包里拿出大门的钥匙，正预备开门，大门呀然轻响，自动打开了。嘉宜意外的小声惊呼，是妈妈叫阿香替她等门的吗？昏暗的门边她只看见一对炯炯有神，深不可测的黑眸。

“啊——是你，表弟，”定一定神，她笑了。“怎么知道我回来？或是你正要出去？”

高宁没有出声，眼光一闪，黑眸中只留下一遍沉寂。是天气太热了吧？他只穿了一条牛仔裤，赤裸着上身，露出古铜色的肌肉。再看她一眼，高宁转身走回去，从另一扇门，另一个方向。

嘉宜摇摇头，也走回屋子。

这是一幢看来相当古老的日本平房，有不算小的院子围绕着，在地价飞涨的台北市能拥有这样的住处，虽然房子旧一些，却也值得羡慕了。平房加院子比现代化的大厦凉爽得多，也单纯安静，嘉宜的父亲始终坚持“不愿有人住在我头顶上”的原则，所以无数的人出高价来买这地皮，也没有成功！

屋子外表虽旧，里面则装修得很新，保养也好。柔和的灯光使相当大的客厅显得宁静安适，主要的，母亲坐在角落

一边看电视一边等女儿。

“嘉宜，没听见声音怎么就回来了？”母亲好意外。

“难道我回来还得放炮通知？”嘉宜笑着说，“其他人呢？都睡了吗？”

“嘉伦和嘉颖都在大考，”母亲审视女儿。“爸爸在床上看报，你饿不饿？吃不吃宵夜？”

“算了，只想睡觉！”嘉宜坐在沙发上喘了一口气。母亲摇摇头，怜爱的捏捏女儿手臂。

“再不多吃一点，你就瘦得太厉害了，整张脸上只看见两个大眼睛！”她说。

“说得多夸张，”嘉宜笑。“我不算太瘦，而且脸上也不只眼睛可看，我五官都长得好啊，象妈妈！再说宁愿现在瘦一点，你没有听见好多女孩要节食减肥吗？”

“你总有道理！”母亲说：“公司忙完了吧？”

“忙完了，明天放一天假，和银行一样！”嘉宜倒在沙发上。“叶坚有电话来吗？”

“有，他本来说要去接你，我说算了，又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才做完，”母亲一连串说：“真的太晚可以坐计程车，要不然让高宁去接也方便，何必他跑一趟呢？”

“有道理！”嘉宜笑着说：“刚才是表弟给我开的门！”

“表弟，表弟，高宁怎是你表弟呢？”母亲咕噜着。

“他比你起码大半岁，如果不是病了一年，他也该毕业去服兵役了！”

“有什么关系？叫惯了嘛！”嘉宜也不在意。“表弟真特别，我从来没见过他开口说话！”

“有的人不象我们，就是整天说个不停，”母亲倒很有自知之明，也坦白。“阿宁是什么——沉默是金”

“我说他挺有个性！”嘉宜说：“刚才他只穿牛仔褲，一身的汗，准是在练功夫！”

“不是累了吗？还不去洗澡，上床？”母亲叫。

“哎！回家后也不累了，只是懒，想懒在这儿不动，”嘉宜还象个孩子。“你就让我坐一阵吧，妈妈！”

“我不陪你坐了，”母亲往卧室走。“你坐一阵也该早点休息，知道吗？”

嘉宜摇着头笑，母亲总是母亲，二十三岁了还总当她十三岁，什么都要左叮右嘱的！

她就在沙发上靠了一阵。

事实上，她是个相当漂亮的女孩子，漂亮在那份独有的斯文、清秀，皮肤又白，配着她及肩微有波纹的头发，非常、非常有味道，一种介乎成熟与天真的特殊味道。嘉宜本身并不重视这些，一年前她脑子里只有读书，她用功了二十年，努力给自己加添内涵，然后她就全力工作，初入社会，要学的东西太多了，她怎么有时间注意自己的容貌，气质？何况叶坚也不是个重外表的人，使得嘉宜连镜子也少照！

大概是嘉宜迷迷糊糊的小睡了一阵，突然间惊醒是听见一阵轻微的脚步声，她以为是去而复返的母亲，睁开眼睛，看见的是高宁那对深沉的黑眸。

“又是你，表弟，”嘉宜立刻展开笑脸。“啊！我睡着了，你替我关了电视？我睡了多久？十一点半了？”

高宁只是望住她，什么也不表示。

“真糟，电视吵到你了，是不是？”她站起来。“你明

天还要上学？在考试？对不对？”

高宁眼光一闪，意外的，他竟开口说话。

“我——明天回台南！”他的声音平稳、低沉。

“哦，你开始放暑假？不，你毕业典礼举行了吗？”嘉宜意外兼失措。“或是你开始服兵役？分发在那儿？”

“空军，台北！”他简捷的。

“那么你还会回台北的，是不是？”嘉宜不知道为什么要问。她和高宁很少交往，他根本不说话的，今夜——当然也不是关心！

“是！”他点头。

“什么时候再来？还——住我们家吗？”她再问。

“十天之后来，”他平静的说：“报到之后才知道需不需要住部队上！”

“无论如何，我们都喜欢你住在这里，”嘉宜这次是真心的。“有你在家里，夜晚睡觉时都放心些！”

高宁眼中掠过一抹笑意，太快了，竟没看清楚。

“我高兴你这么说！”他凝视着她。

嘉宜觉得困窘和不安，高宁什么时候这么看过她呢？他们虽然在同一屋檐下生活一年，但——他对于她是陌生的，就象街上许多年轻漂亮的男孩子！

“你——明天几点的火车？”她不自然问。

“九点！”他露出洁白，整齐的牙齿。“八点钟我会走，你难得放假，多睡一阵吧！”

“好！我们等你回来！”她笑了。不自然，困窘是没道理的，是不？他是表弟啊！比她大半年的表“弟”！“替我们问候姨妈，姨父！”

他点点头，想说什么又忍住了，又看她一眼，转身走出客厅，在门边又停步，终于说：“下次加班——最好叫叶坚去接你，治安不好！”

嘉宜一怔，他已大步离开。

这个从不开口的表弟原来是关心她，他终于说话了，而且说了很多话，今夜他是专为等她才在大门口的，是不是？这孩子倒真不错呢！

“姐，你跟谁在说话？”睡眼惺忪的妹妹嘉颖走出来，十九岁，大学一年级的“新鲜人”，该是青春逼人的，但这几天功课考试压坏了她。“几点了？”

“表弟，他明天回台南！”嘉宜说：“喂！你是不是又来个临时抱佛脚的开夜车？”

“没办法啊！今天不开夜车，明天准过不了关，”嘉颖无可奈何的。“嘉伦还不是一样？”

“你们两个也别推来推去，一个大一，一个大三，还不知道管束自己！”嘉宜摇头。“我去洗澡了，你去开夜车吧！”

“我去找表哥，”嘉颖揉揉眼睛。“他怎么一直没告诉我明天要回台南？”

“你是管家婆或是他的女朋友？他为什么一定要告诉你？”嘉宜开玩笑的。

嘉颖站住，特别的望住比她大四岁的姐姐。

“那么你呢？”嘉颖问。

“我？”嘉宜呆怔了一下。“我是表姐啊！”嘉颖嘴唇动一动，终于说：

“他的女朋友很漂亮，我见过！”

2 6 2

然后，头也不回的直冲进高宁的卧室。

嘉宜摇摇头，怎么回事呢？

今夜怪怪的，什么事都不大对劲似的，或者是她太累了，去洗澡休息吧！

理他什么女朋友，男朋友，漂不漂亮，关她何事？

她从走廊经过高宁的卧室往浴室去，他的房门开着，嘉颖站在门边不知说什么，他那古铜色的脸上一遍漠然，深沉的漠然。只有当她的视线移过去，眼光相交处，似乎——星光一闪，是吗？星光一闪？

她加快了脚步，飘然而过！

嘉宜睡得很沉，很好，因为实在太累了，但也醒得很早，心中牵挂着有什么重要事情似的——重要事情？她翻身而起，公司——啊！公司的会计年度账目已弄好了，今天放假，休息，哪儿有事呢？是她这一阵子神经紧张，自己吓自己！

她还是起床，去浴室梳洗，她是劳碌命吧？只要醒了她就得起身，从来不习惯赖床的。

屋子里还是静悄悄的，父母，弟妹全没起来，嘉颖说要开夜车读书，准是半夜就睡着了，这小丫头就是这么胡里胡涂，等会儿大概还得要嘉宜去叫醒她，否则她一直睡到下午都有份！

早晨的空气清新，也没有那么热，嘉宜喝了杯牛奶，去院子里拾回从外面扔进来的报纸。这是难得的悠闲，不用上班又早起，可以悠哉游哉享受清晨时光！慢慢的看完报纸，快八点了，嘉颖怎么全无消息？还有嘉伦，他们都要考试，

不是吗？嘉宜站起来，穿过走廊预备去叫醒他们，一间房门却开了，哦！是高宁。

“早，表弟！”嘉宜愉快的招呼。

“早！”高宁黑眸一闪，提着行李出来。他可从来不叫嘉宜做表姐的。

“你现在就走吗？”嘉宜站住脚。她很诧异，高宁是漂亮的，极有时代气息的漂亮，怎么她从未发现？

“是！”高宁的话永远简洁有力，炯炯黑眸停在嘉宜脸上。“我现在走！”他背着背包，提着旅行袋，牛仔裤和T恤裹着一身好看的肌肉，不过分发达，很适中，很恰到好处，只是——他看来很孤独，尤其在清晨的阳光中，他象一个将要启程的流浪者，令人的心头莫名的感动。

“你等一等！”嘉宜也不知自己为什么要这么说。“我叫醒嘉颖和嘉伦后送你一程！”

“不——必了！”这三个字说得很是艰涩。

或者，他是希望她送他的？

“送你到巷口叫车，”嘉宜微笑嫣然。“我顺便买豆浆油条回来！”

“那——我在院子里等你！”高宁转身走出去。

嘉宜立刻叫醒睡得象只小懒猪的嘉颖和嘉伦，随便拿了点钱，穿一双凉鞋就走出院子，她看见高宁正若有所思，若有所待的望住她，那视线——似乎是很特别。

“走吧！”她掩饰了那丝不自然。原则上来说，她和高宁很少接触，彼此相当陌生呢！

高宁默默的走在她身边，那帆布背包和旅行袋看来都相当沉重，高宁却走得若无其事的潇洒，他是真练功夫吧？一

直走到巷口，他们连一句话也没说。

“我——叫车子！”高宁突然站定。

“哦——好！”嘉宜怔一怔神，她在想什么呢？“见到姨妈替我问候！”

高宁很诧异，怎么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？

“是！”他还是点头。在嘉宜面前，他一直很温顺，恭敬的，这不是他的个性吧？看他的外形，他该是那种反叛性特强，最不驯的人才对。

“表弟，听说你有个很漂亮的女朋友？”嘉宜问。话才出口，立刻后悔，她不该这么多事。

“是”！他皱皱眉——为什么皱眉？

“哎——嘉颖说的，”嘉宜红着脸，有些失措。“我只是——希望以后能见到她！”

“等我回来带她来见你！”高宁说。

“好！到家里来玩！”她力持自然。“她还在念书吗？”

“是！美国学校十一班的！”他说。

一辆计程车经过，他却沒有叫住，他已忘了自己要走？还要赶火车？

“啊！美国学校的女孩子一定很新潮，很活泼！”嘉宜也不说计程车的事。

“还不错！”他回答很怪，什么叫还不错？

嘉宜看见远远有一辆计程车又开过来，她说：“再见了，我到那边去买豆浆油条，希望你回家有一个愉快的假期！”

高宁目不转睛的望住她。

“我陪你去买豆浆油条！”

“那怎么行呢？”嘉宜笑。“再不走你赶不上火车了！”

“不会！”他肯定的。黑眸中的固执十分清晰。“火车九点钟才开，从这里去车站只要一刻钟就了！”

“好吧！”嘉宜耸耸肩。她真没想到，今天似乎和高宁“耗”上了，送来送去的，自己人还这么客气得离谱。

买了豆浆，油条——嘉宜忘了带小锅，那个豆浆店借给她的。高宁又帮着送回家，等嘉宜把借来的锅拿出来，他始终站在大门口。

“是该我谢谢你吧？”嘉宜笑。“结果是你陪我！”

“我——很乐意这么做！”黑眸一闪，立刻归于深沉。

“现在可以走了吧？”嘉宜说。

“我——”他想说什么，被屋里声音打断。

“表哥，你还没走吗？”嘉颖的声音。“等一等我！”

高宁的脸上掠过一抹奇异之色，匆匆挽着旅行袋往巷口走，似乎——很怕嘉颖似的。

“再见！”这是他远远送来的一句话。

“再见！”嘉宜摇摇头，一转身，看见还穿着睡衣的妹妹正站在门边，脸色不怎么好。

“表弟走了，你叫他有什么事？”她问。

“他没听见我叫他等一等吗？”嘉颖没好气的。

“听见了吧？”嘉宜说：“他要赶时间！”

“哼！赶时间！”嘉颖的声音从鼻子出来。

“怎么了？嘉颖，”嘉宜好奇的。“他得罪了你吗？”

“没有人得罪我！”嘉颖显然在发脾气，一扭身就进屋

子，把木打得碎裂作响。

嘉宜摇摇头，从昨夜到今晨都看见妹妹神色不好，小丫头可是考试考昏了头？

“豆浆油条在桌上！”嘉宜边进门边说：“趁热吃！”

“不吃！”嘉颖大声说，转身回卧室。

“怎么了？嘉颖！”妈妈正好出来，诧异的问。“谁得罪了她呢？”

“考试紧张！”嘉宜缓和气氛的说：“一会儿就好了！”

“高宁走了吧？还有嘉伦呢？”母亲问。

“表弟刚走，嘉伦在洗脸吧？”嘉宜望望。

“又是表弟，明明比你大，叫得难听！”母亲咕嘟着。

“有什么关系？叫惯了嘛！”嘉宜不以为意。“他自己也不反对！”

“他根本不是多话的人，象你们姐妹吗？”母亲微笑。

“多话未必不好，沉默也未必好，”嘉宜故意逗母亲。

“要看在什么时候！”

“都是有理！”母亲白女儿一眼，嘉宜的清秀脱俗也令母亲暗暗高兴，女儿漂亮呢！

嘉伦出来吃早点时，嘉颖怒冲冲就冲出大门，连早点也不吃，似乎真是谁得罪了她！

“嘉颖这种脾气总有一天吃亏！”母亲说。

“还不是因为表哥！”嘉伦说。大学三年级，他看来还是孩子气重。

“什么？因为高宁？”母亲莫名其妙。

嘉宜也意外的睁大眼睛，因为表弟？

“我看八成是嘉颖喜欢表哥，表哥却另有所爱，”嘉伦笑。“小丫头就这么蠢！”

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嘉宜已经相信了。

“下次你们自己注意，只要表哥对她略假以辞色，小丫头会乐上一整天！”嘉伦说，“相反的，就满脸乌天黑地了！”

“有——这样的事？”母亲可紧张了。“那怎么行呢？那怎么行呢？”

“你担心什么？”嘉宜笑了。“十八九岁的小丫头就是这样的，等有一天遇到真正喜欢她的男孩了，她就正常了！”

“喂！叫叶坚给她介绍一个！”母亲说。

“算了，小妹才考上大学，现在谈这个，不太早了吗？”嘉宜笑。“而且这年头也不兴介绍了，要自己去找，去碰！”

“叶坚是你去找来的？碰来的？”母亲终于笑了。

“那可不是，”嘉宜挤挤眼睛。“他找我的，我们是小溪流水，顺其自然！”

“完全没有罗曼蒂克味道！”嘉伦推开豆浆碗，站起来大步离开了。“就象一杯又淡又清的白开水！”

嘉宜呆怔一下，什么意思？她和叶坚象一杯又淡又清又没有味道的白开水？

“嘉伦——”母亲不高兴的。

嘉伦扮个鬼脸，大步逃开。

“难道不是？”他在远远处。“一点也不象恋爱！”

“还说？”母亲喝着，她看见嘉宜已经变了脸。